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扫帚与诗笔的重合

于思旸



吴志立插图

黄新生的《我扫过的人间》，我读之再三。其书前半短诗，尤可细论。若细按之，其与新大众文艺之关系，可分三大端：一曰扫帚与诗笔之重合，二曰不待翻译之诗意，三曰身体经验为新地基。

新大众文艺的现身时刻

黄新生实在是个朴素至极的人，其诗亦自朴素中出。朴素不等于浅薄。她的诗动人处，在写诗之手与扫地之手本为一手。

其诗云："我的衣衫，在万人丛中一片橙；我的手掌，在垃圾堆里熬着。握个手，我都怕熏着你。我把扫帚磨得雪亮，插进垃圾的心脏里……朋友，我只能如此——让你每天干干净净地行走。"寥寥数句，若以旧诗标准绳之，或嫌直白，或嫌不雅。然其力量正在直白与不雅中。故其诗不必高于生活，而生活已自足。

"将诗浇在马路上/手掌有多粗糙/热爱就有多厚重"此句尤妙。诗本不可浇，而曰"浇在马路上"，则诗与劳动合为一事。手掌与热爱二者本不相干，并置一处，遂生出一种不可移易之真实。

黄新生凌晨四点半上街扫路，后又为工人做饭，写作多在扫帚放下之后、孩子睡熟之后，或手机备忘录方寸之间。如此，意味着文学不再是生活之外另设的殿堂，而是生活缝隙中自然生出的枝芽。她自述"我全无功利之心，只为记录人间烟火""我的特长就是喜欢写"。二语看似平常，实含新大众文艺之要义：写作属于内在表达的需要，非为跻身文坛，只为记录。

短诗中的现场与身体

所谓不待翻译，即将劳动的感受，不经提炼、升华、包装等繁复程序，便直接入诗。

如写水车："我端一杆水枪/如影随形/车转到哪/就开出一路繁花"。此中"繁花"非比喻，乃环卫工人眼中水雾洒地之实景。车转、水洒、路净，动作连贯，节奏自然。全部来自日复一日的身体记忆，非闭门造车者所能拟。又写清晨："路灯还亮着，城市在梦里翻身"。"翻身"二字，写城市如人，亦写扫街者已先城市而醒。凌晨四点半的街道，路灯、落叶、扫帚摩擦地面之声，共同构成一感知世界。黄新生以短诗抓住此世界，不解释，不引申，而诗意尽显。

写风雨劳动："天公执法如山，不偏不倚不徇私，人间万物吾心痛，先施风雨，再布彩虹，冬风虐罢春雨酬，天地合一炼人间。"此节奏近乎呼吸，风雨之来去、身体之承受、天地之运行，皆以短句直下，无甚转折。王国维论词，有"隔"与"不隔"之别。此诗大抵不隔。她不站在劳动之外看劳动，只在劳动之中写劳动。

因写作发生在劳动间隙，故不必求完整，不必求起承转合。一景、一瞬、一念，即可成诗。网络与手机使即时记录成为可能，劳动者不必待书斋静坐、稿纸铺陈，可在扫帚倚墙、饭锅未沸之际，录下数行。作品才得以有现场的温度，有未完成的生气。

身体经验作为文学新地基

"素人写作"这一概念，阐释力有限。它只说明谁在写，却未说明写了什么、为何而写，以及如何被读。黄新生写《我扫过的人间》，提示了更深的一个问题：当劳动者自为叙述者时，文学评价的尺度是否须变？

黄新生在单位支持下牵头成立"橙光读书会"，带十余名环卫工一同读书写作，每周五晚在环卫驿站分享诗文。这一现象意味着文学共同体自发生成，并不依赖外部力量组织的"文学普及"，是劳动者出于自身表达需要而形成的文学社群。在此意义上，黄新生的写作不独为个人精神出口，更是一个群体被看见的通道。她执笔为凡人立传，不拔高，不渲染，只温和呈现另一种价值尺度。即一人弯腰扫地的姿态，与一人立于会场中心的姿态，同样高贵。

若以新大众文艺宏观视角观之，《我扫过的人间》的出版意义有三：其一，生产主体下移，普通劳动者亦可执笔，且经验拥有不可替代性。其二，传播媒介变化。多类型平台传播使写作者可与读者直接相遇。其三，文学边界扩展。文字的灵感可以来源于马路，可以带着垃圾味与汗水味。

超大规模的主体参与，使文学地基由书斋移向工厂、田垄……新大众文艺的未来，或正在无数身体经验的汇流中。每一种身体经验，皆有被言说的权利与尊严。

你好 新大众文艺

红军池

志在飞

我们来热水镇并非为泡脚洗浴而来，是来寻找当年红军留下的"红军池"。

河水潺潺，带着温泉的暖意，轻柔地抚摸着河边的石头，发出悦耳的声响。沿着河堤边大卵石堆成的护栏向下游走，果然在河对岸的一处小建筑栅栏上看到醒目的三个字"红军池"。

这红色的三个字，掩映在四周绿色的氛围里，也在清澈的河水流动下焕发生机。看到"红军池"这三个字，人们不禁想起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感受到军民的鱼水情深。

恍惚间，我仿佛看到红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红军池洗浴……又仿佛看到红军战士经温泉洗礼后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景象。

我们踩着木桥过河，来到"红军池"旁。在"红军池"的前面有一处温泉，它汩汩地流出一股温泉水，冒着热腾腾的水汽。一个大水池里，流进的河水与温泉水混合，一群小朋友赤脚正在水池里玩耍。

"红军池"在一个石块砌成的围栏中，上面盖着铁皮顶棚。水池约五六个平方，可一次容纳十来个人。可以相象，当年红军在温泉里洗浴的情景，他们一定是脱掉衣服，用脚试探着水温，然后踏入水中，慢慢让身体沉入温泉里，口里发出"好舒服呀"的感叹，让暖暖的泉水，覆盖着全身，美美地闭上眼睛，好好地享受。他们在一起泡着温泉，也许还会谈论一路走来的艰辛，谈论一路走来的战斗，规划着明天的行程……

我走近"红军池"一看，里面并没有温泉水。

为什么里面没有温泉水？不用解释，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红军池"里有流动舒适的温泉水，那一定会有许多游客到这个充满红色记忆的池子里来感受。因为"红军池"这个名字，饱含着历史的厚重和岁月的沉淀，它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观，更是一段红色文化的见证。

我仔细地看着这个"红军池"，从心底感受当年红军战士们在这里休憩时的宁静与安详。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是无数英雄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不要忘记这些英雄。

信念的远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不一样的津市

刘克邦



津，是渡口；市，为集市。津市，顾名思义，是从渡口发展起来的集市。它坐落于湘北，依偎澧水，濒临洞庭，遥望长江，聚灵揽胜。她像一位婀娜多姿的仕女，舒展裙袂，翩翩起舞，顾盼生辉；更似铁拐李随身携带的那只宝葫芦，吞金吐银，盛满了万千气象、勃勃生机。

虎爪山遗址，坐落在澧水之畔，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形如虎爪，在层层叠叠的赭红地层里，出土了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薄刃斧、切割器、石锤等远古石器，先民狩猎、捕鱼、采撷、栖身的图景依稀可见。据考证，这里距今约五十万年，是湖南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有人类活动痕迹的地方，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十万年，谁与争锋？津市人的骄傲，满满地注入心中。一座城的不一样，早就在地底深处写就。

水，养人，富饶土地。人，懂水，惜水，心性便也与水息息相通。上善若水，澧水如斯。常年受澧水浸润的津市人，心地如流水一般，豁达而从容。

孟姜女哭长城，悲壮、凄怆，感天动地，荡气回肠，写在华夏的黄卷上。我小时候就听长辈说过这个故事，多少年来，孟姜女在长城脚下奔跑寻夫的身影，时常在脑海中浮现。来到津市，我大吃一惊，这里的嘉山，竟是孟姜女的故乡。她伫立望夫石上，心如愁云，望断秋水，为了心中的夫婿，把一个"哭"字，哭成了一个民族的情义，哭成了世代华人的牵挂。

1600多年前，一位少年因家境贫困，捉了一袋萤火虫照明，借助微光夜以继日地读书。且不论这段典故的虚实，但它被载入《晋书》、写进《三字经》、汇成"囊萤映雪"成语的史实，成为千古励志攻读的佳话。这位少年，就是东晋吏部尚书车胤，他的家乡就在津市新洲镇车胤村。岁月流转，世事漫漶。如今，这里没有了古迹，不见了墓碑，唯有乡野间隆起的囊萤台，在无声地诉说当年寒窗苦读的往事。

明清时期，湘、鄂、川、黔四省的山货、盐巴、布匹、粮食通过水路在此聚散交易，津市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九澧门户"。明代诗人何景明写下《津市打渔歌》："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鲂鳜鳟收百万。"把当年码头商船云集、商贸繁荣的景象描摹得活灵活现。

不同时代，两个人物，像两根擎天立地的石柱，深深地扎根在津市的山水之间，将人间情义与千古文脉撑上了云天。如今的津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长街延伸拓展，一盏盏华灯次第生辉，一片片园圃缀红吐绿……孟姜女大道、车胤大道，宽敞、整洁、大气，在绿荫如盖、车流如织的拥戴下，流淌新风，呈现新貌，铺展新篇。

津市工业博物馆，依托老人民电影院那栋苏式建筑改建而成。建筑外形保持原貌，馆内经过了精心设计与改造。过去的文化底蕴，不仅没有褪色，反而焕发出新的光彩。从1949年前的湘鄂边境的水埠商镇，到1950至2005年的湘北工业重镇，再到2005年以后的现代化工业新城，三段时光，串联起城市的发展轨迹，映射出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这份沉甸甸的历史家底，这份曾经引以为豪的辉煌与荣光，这种别出心裁、独具匠心的谋划与布局，将工业记忆、老电影时光，连同往昔的烟火气息一起装进博物馆，打造出如此亮丽的文旅与宣教阵地。

津市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心有一串岛，如今叫绿岛蓝湾。这里原是杨坝垱村，一个产业匮乏、背负债务的穷村，守着一汪好水，却不知怎么用它。这些年，村里人把荒滩改造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出"一票玩转全村"的口号。一张门票，能玩二十多个项目：天空之镜映照游人身影，步步惊心玻璃桥横在湖面，毛里湖湿地游船缓缓穿行，还有那趣味十足的闯关游戏。夜幕降临，篝火点起，灯光秀铺满湖面，水上实景演出《大湖水韵》精彩纷呈。这种"从荒滩到网红"的华丽转身，是独到眼光、智慧与行动的回馈与报偿。

不一样的津市，不一样的存在。如今的津市，令人耳目一新，呈现出不一样的新鲜与光彩。

山水走笔

长龙新景

（组诗）

冯建武

"芭蕉熊"的香草园

戴上帽子是"芭蕉熊"
脱了是熊大
他说他种的香草
每一片叶子都长有耳朵
每天他都靠近她们说悄悄话
开花的和不开花的
都把香释出来感恩
人家的花吸引蜂蝶
他的香草招徕女人

真的 好一帮花痴
人走远了 鼻子成为后腿
被风拖住
久久都不跟出来

乡村疗愈师

对老农来说
赤脚医生治过病
今天来了疗愈师
说明那些不算病的病
也下了乡进了村

于留守女人
疗愈师是菩萨
或者巫师
她念念有词的时候
女人竟忘了自己
曾是困在日子里的女人

实际上疗愈师什么都没做
或者最多只给了指引
是女人自己
赢了和自己的斗争

躺草包

帆布袋装一些剪碎的稻草
铺在农家院落的前坪
你往上面一躺
看蝶与花缠绵
听阳光和风交谈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而翻身坐起的时候
才猛然发现两个字
藏在你的臂弯下面

神仙与草包
瞬间就换了位
不是草包也是草包

想通了的　会继续躺下去
想不通的　嘟嘟囔囔走了

一间咖啡屋

一间咖啡屋
开在乡野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
一下缩短到
刚好安放闲暇时光

锦上添花
乡村来了精神
捧上一杯
让乡里人
理解了一种流行色

居然还有跑腿哥
进进出出
点单的人呀
是想在家一勺一勺地
咽下思念呢
还是驱赶寂寞
细细品生活的
苦与甜

一起阅山河·名家看星沙

酸枣记忆

罗希满

周末和家人相约爬桃花岭，抄小路经过山坡，见沟渠里掉落了不少野果，拇指大小、青中泛黄——是酸枣！我忍不住捡起一颗尝尝，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老家在河西以西的乡村，周边山包瘦瘠，生命力顽强的酸枣树在向阳土坡上生长。它默默地伴随我成长，带来童年欢乐。

初春，酸枣树枝率先发芽，为山村添上一抹亮色。夏至，开出淡紫色小花，隐在树丛中招蜂引蝶。花落后结出青色小果，曾用竹竿打下来尝过，酸涩难吃，可做打鸟的弹弓子弹。立秋，果子渐渐饱满，由青变黄，从树丛中显露。刮风下雨时，早熟的果子沙沙掉落，变成了散落的大地零食。树下玩闹的小伙伴们兴奋地捡起试尝：剥开金黄色外皮，露出黏黏的白色果肉，看上去如鼻涕状不雅，闻着有清香，含着满口生津，可吮吸大半天。

这野果不宜多食，吃多了牙根发软，大把落果会被捡回家制作酸枣糕。

外婆心灵手巧。她赶早捡拾新掉落的果粒，青果放米缸捂熟，积攒一盆就开始制作。将酸枣清洗干净，放进大锅蒸到变色开裂，而后逐个剥掉果皮，把果肉和果核反复搅拌分离。忙碌一番，揉出年糕大一团乳白色果泥。

这果泥不可轻易浪费。外婆先拿一半做糕条。加入白砂糖、紫苏叶和辣椒粉，充分拌匀，再晾晒半个月，变成紫红色的块状果干。阳光是神奇魔法师，为果干增添了甜度和醇厚口感。切成小条收藏前，外婆总会塞几根给我解馋。

剩下一半制作酸枣红薯片。等深秋农闲时节，红薯大量采收，外婆把果泥揉到煮熟的红薯里，拌点自制辣酱、姜末、五香，在盘箕里抹成薄薄的一层，晒成棕红透亮的薄片，上面再撒点芝麻，吃着特别香甜入味。到了过年时油炸一下，又换成另外的风味。

酸枣果核还有用途。男孩子将其打孔，用铁丝绑着，做成"跳房子"游戏的道具，三五年都玩不坏。女孩子用麻绳穿起做成手镯，戴久了磨出光亮，像高档的佛珠子。老中医将果核打粉给病人泡水喝，据说可以降血压。

一晃离开家乡20多年，外婆也过世两年整。在中秋节前夕看到酸枣感怀，不是因为它多么独特，而是它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串起了童年、亲情和乡愁。

蓦然回首

